

一根棍的真情

◎翟文龙(河南郑州)

谁也没想到,这次雨会下这么大。连续两天两夜,不停歇,老天仿佛睡着了一样,挤住眼睛,一直从天穹往地上倒水,下得那么酣畅,也那么悲壮。

7月20日傍晚6点多,我被困在了郑州中州大道与国基路口,积水最深处到了膝盖。

眼看雨越下越大,我避雨的公交站亭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作用,鞋子、衣服、头发都湿了。

考虑到再继续等下去,只能让自己更加狼狈,我硬着头皮冒雨回家。

说走就走,撑着一把雨伞,小心翼翼地蹚着水,沿中州大道一路向北走。

走了没多远,积水越来越深。我有些气馁,怨气十足,心想:这城市的排水设施太差劲了吧,只下了两天雨,路上的积水就这么深,这让人怎么走呢?

这时,身旁一位陌生的女孩也站在了积水中,望着眼前的大水,不敢走了。

我看了她一眼,她冲我笑了笑,问:“你也是回家的吗?”

我说:“是呀,你去哪儿?”

她笑得更灿烂了:“我也是回家,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处,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了,可现在我是望水兴叹呀,家在眼前,却走不过去。”

看女孩笑得灿烂,我的心情缓和了一些。

我蹚着水,缓缓走到女孩身边,说:“走!要不我们一起回家吧,一个人蹚水走太危险了!”

女孩说:“是呀,确实不安全,最害怕掉到下水井里,还害怕触电!”

说到这里,我不由得背后一阵寒凉。

就在昨天,由于下雨,西郊一个老家属院里,一个小女孩下楼吃饭,不小心被楼下路边漏电的电线电倒,没有抢救过来,小女孩才11岁!陇海路一个妇女骑着电动车被水流卷入一个下水井,再也没有上来,那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就那样匆匆离开了!

安全第一,我和陌生的女孩挽起手,一起搀扶着蹚水回家。

雨水依然如瓢泼一样,路上深处的积水已到腰部。我和女孩一人撑一把伞,但雨水透过雨伞啪啪地往下滴。

又走了不多远,水实在太深了,我们不敢再往前走。

就在我和女孩感到无助时,突然从背后传来一个声音:“来,给你跟棍!”

我扭头,是一位大爷,他正拄着一根棍,试探着向我们靠近。

那根棍有一米多长,拇指粗,看起来像是从路边的行道树上弄下来的。

我犹豫了一下,没接。

大爷冲我说:“小伙子,你在前面走,不探路太危险了,说不定有些下水井盖都被冲开了……”

我打断大爷的话:“大爷,不用了,这根棍您用吧,给我了您用什么?”

大爷已经走近,硬把棍塞到我手里:“你用吧,你在前面探路,我们在后面跟着。”

接过棍子,我差点流出眼泪,心里暖暖的。

一场大雨,让原本陌生的我们走到了一起,手挽手,肩并肩。那时,我才真正看到,面对自然灾害,国人的团结、积极、勇敢。

我拿着棍子在前面探路,大家一步步在后面跟着,虽然仍然难行,但心里安定多了。

不知用了多久,终于走出了中州大道的积水,大家各自安全回了家。

暴雨中的那根棍,我会终生难忘。

暴雨中的“看客”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那年夏季,提前数日,电视台、报纸轮番报道,未来几日将迎来大到暴雨,提醒市民做好防汛准备。村里也贴出通知,让村民检查清理好自家的排水沟,几户住在最低处的人家已被安置到村小学暂住。

我家的房子位置较高,几十年了从未因下雨被淹过,但我和丈夫还是做好了防汛准备,将屋里怕潮的东西都搬到高处,还腾出一间屋子,方便家里进水的乡亲来投靠。女儿心细,将衣服和几袋方便面还有两瓶水塞进一个大行李箱内,说万一暴雨涌入家中,好提起行李箱就跑。

我和丈夫笑女儿“防卫过当”,但暴雨如期而至时,我还是心生恐惧。暴雨如注,下了一天一夜,听说低处的平房已经被淹,幸亏提前有通知,人员都转移了。第二天,雨还没有减缓的样子,一刻比一刻下得急,屋后一股儿水从山上涌来,顺着胡同里的青石板奔涌而下,丈夫说:“再这样下下去,恐怕这股水会涌入院中。”我俩当即决定外出抗洪。

我和丈夫用麻袋装满沙子,准备堆放在大门口。出了家门才知道,原来外面早有村委的工作人员在抗洪,十字路口已经堵了长长一排沙袋,将路上的水拦截到村外,丈夫说,等我们家抗洪完毕也去村里帮忙。

我装沙子时,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,穿着雨衣雨裤打着伞正朝我们这里看,我仔细一瞅是老刘。老刘去年从市里搬回村里居住,一把年纪了打扮得像“港星”一样,说话洋腔洋调,而且有洁癖,到别人家做客,从兜里掏出湿纸巾擦了再用干纸巾擦,走土路恨不得脚上套俩鞋套,一个泥点子也不愿沾,入乡不随俗,我不喜欢这样的人。

老刘不近视,想必我看到他,他也看到我了,但他丝毫未动,远远地呆站在原地看着我和丈夫忙活,我一边堵水一边和丈夫嘀咕:“老刘大雨天的自己武装到位,出来看热闹,真是讨厌,乡里乡亲的也不知道过来搭把手。”

我和丈夫在雨中忙碌了一小时,老刘站在原地看了一小时。丈夫回家换掉湿衣服又出去帮着村里抗洪了。午饭时,丈夫回来了,进门还没来得及擦脸上的雨水,就急着跟我说:“早上咱俩误会老刘了,老刘不是站一旁看热闹,夜里雨太大,老刘担心民房被淹,不敢睡觉,不时打着手电筒在外面巡逻,半夜村委成员开始抗洪时,老刘也加入其中,早上他发现路上一处下水井盖被雨水冲走了,担心有人看不清掉进去,才站在原地当‘交警’,提醒过路的乡亲注意。”

想想老刘也是快70岁的人了,在暴雨中坚持了好几个小时,那么爱干净的一个,衣服都浸满了泥水也没离岗回家换换……

我嘱咐丈夫,晚上请老刘来家吃饭,他一个人在老宅住,大雨天孤孤单单怪可怜的,若他愿意,就在我家住几天,雨停了再回家。

一场暴雨,让我家多了一位老友,天灾无情,人情却更浓了。

我曾是一个兵

◎著随智(河南平顶山)

1978年,我国应征入伍的有两批兵,同年入伍(七八年兵,七九年兵)却不是同年兵。那时我还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听到征兵的消息,我热血沸腾,第一个报了名。

征兵期间,我三番五次到村大队、公社、乡武装部找部队征兵的首长,坚决要求当兵。决心书写了一封又一封,给接兵的部队首长说了一遍又一遍,终于如愿以偿。

一周后,我接到村里民兵营长传来的好消息,并给我颁发了入伍通知书。又过了三天,部队的棉衣、棉帽、棉鞋、新棉被发下来了,背着军用挎包,我心里甜如蜜脸上乐开了花。记得那是1978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,东方渐亮旭日初升,平顶山老火车站前人头攒动,入伍新兵即将踏上人生新的征程,车站广场上来了很多送行的人,除了送行外,还有依依不舍的泪水与祝福。

40余年弹指一挥间,忆往事仿佛昨天。退役多年后我仍常常想起在部队训练和生活的情景,多少次清晨起床的军号声在耳边响起,多少次午夜梦回,回到与战友们朝夕相处的军营,多少次想起那兄弟般的关爱和友情。还记得1981年的夏天,部队连续长途跋涉训练,加上天气的原因,一天半夜,我突发重病昏迷不醒。班里几名战友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送我去两里外的部队医院,没有担架,大家轮流背着我走。我住院期间,战友们每天轮流在医院看护照顾我,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,我的病情很快好转。这期间的一幕一幕我至今难忘。

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?巍巍说,是我们的战士。是啊,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。灾情面前,他们又昼夜驰援,冒雨奋战,越是艰险越往前,竭尽所能保护人民。还有许多退役老兵也捐款捐物,奔赴这次的防汛救灾一线。

我很感恩,也很自豪,我曾是一个兵。

